



# 马苏德

阿富汗北方联盟领袖马苏德去年不幸遇刺身亡后，本刊就此事在2001年第15~16期合刊上作过相关报道，但长期以来，刺客是如何精心策划暗杀计划的？又是如何骗取马苏德信任接近他的？暗杀计划为何一推再推？这些一直都是未解之谜。近日《洛杉矶时报》载文称，在经过长达4个月的彻底调查之后，终将此中内情大白于天下。为了满足读者深入了解的需要，本刊特编发此文。

——编者

## “潘杰希尔雄狮”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1953年生于阿富汗潘杰希尔的塔吉克名门望族，曾在喀布尔法国中学就读，1973年在喀布尔大学工学院学习，并开始从事反对达乌德政府的活动，遭镇压后流亡巴基斯坦。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他重返家乡潘杰希尔组织反政府游击队，进行武装抗苏斗争。到1982年，马苏德领导的游击队已由30人发展为3000多人，多次击败苏军的围剿。他因此赢得了“潘杰希尔雄狮”的称号，成为阿富汗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

马苏德富有政治、军事才能。他经常阅读《毛泽东选集》，对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的论述推崇备至。1996年，马苏德领导的部队被塔利班赶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他率领北部联盟倚据阿北部山区一直与塔利班武装抗衡。2000年的时候，马苏德在塔洛坎的部队被塔利班击溃。反塔势力岌岌可危。他单枪匹马游说各方军阀、部族首领团结起来建立统一战线，先后与非普什图部落首领、地方政要和地方武装头目建立联系，扩大了

他在阿北部和西部的政治影响。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游说俄、美和伊朗向北盟提供更多的物力和财力援助。

正是由于马苏德巨大的人格魅力，2001年春，原本在国外的阿富汗几大军阀——乌兹别克首领杜斯塔姆、哈扎拉族头领卡里姆·哈利利以及塔吉克族将军伊斯梅尔·克汗在马苏德的召唤之下，纷纷于当年回国投入反塔武装运动。

“基地”之所以下此狠心除掉马苏德，是为了向“东家”塔利班献上一份大礼，毕竟长期“赖”在人家的地盘上，本·拉登不能不有所表示。“突尼斯战斗团”希望自己招募的士兵能够到阿富汗得到“基地”组织的正规培训，而消灭马苏德正好可以抵掉部分“学费”。

早在选中达赫曼纳之前一年多，本·拉登和塔利班就一直策划刺杀马苏德。他们曾数次阴谋炸毁马苏德乘坐的直升机，皆被挫败。此外，塔利班还曾对马苏德发动过一次空袭，也被其侥幸躲过。2000年，北盟安全官员曾成功抓获了3名身携C-4塑料炸弹的“基地”组织渗入者。另据马苏德安全官员称，“基地”组织还曾不惜重金收买马苏德身边工作人员，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得手。

# 之死再揭秘

□麦吉尔/文

## 暗杀阴谋 酝酿已久

2001年春天，马苏德接受了到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邀请，首次出访西方世界。马苏德希望借此机会吸引西方更多的资助。马苏德在欧洲议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这样对记者说：“如果布什不帮助我们，恐怖分子最终会袭击美国 and 欧洲，到那时后悔晚矣。”暗杀马苏德的刺客达赫曼纳的妻子后来向欧洲警方坦白，马苏德的这番发言让塔利班和本·拉登不寒而栗，因此“不得不制止他”。

早在1999年，“基地”组织便开始大量招募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外国学员。到了2000年秋季，偷渡到比利时的39岁突尼斯人达赫曼纳“有幸”被布鲁塞尔和伦敦的恐怖组织“突尼斯战斗团”选中送往阿富汗“基地”恐怖训练营“深造”，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妻子。2001春末或夏初，达赫曼纳被选中执行暗杀任务。他曾在突尼斯和比利时修过新闻学课程，所以扮个电视记者不成问题。与达赫曼纳相比，与他搭档扮演随行摄影记者的艾尔瓦尔则有些捉襟见肘。这也难怪，此公也是一名非法移民比利时的突尼斯人，靠在建筑工地打零工谋生，是个粗人。其实，刺杀马苏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恐怖组织之间的交易。

## 故友引见 “记者”现身

2001年8月下旬，北盟高级将领沙亚夫接到来自埃及的一个故友的电话。电话中他得知有两名摩洛哥记者想要采访他们。打电话的人名叫哈尼，早年与沙亚夫并肩参加过抗击苏军的入侵。两人因此结下了友谊。既然有故友的推荐，沙亚夫也就不再设防，爽快地答应将亲自带着两名“记者”四处参观，还专门安排他们到北盟作战前线采访。几个月之后，当调查人员核查那个引见电话的出处时，意外发现那个“来自埃及”的电话实际上打自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再说那两名所谓的记者不仅伪造了证件，而且还在一台IBM桌上型电脑上打印了一封假介绍信（后来美国反恐部队在喀布尔



马苏德的贴身卫队

发现了这台电脑)。这两名持摩洛哥执照的男子年纪都在30来岁。介绍信中说他们是来自伦敦伊斯兰观察中心的电视记者,该中心研究的课题是“全世界穆斯林的人权问题”。其中那名称年龄稍长、自称克里木·图扎尼的“记者”身材肥胖,为人和气不拘小节。陪同的那名摄影师自称克塞姆·巴克里,少言寡语。在征得马苏德本人的同意之后,马苏德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比斯米拉·可汗带着这两名“记者”到前线参观。

令人奇怪的是,两名“记者”对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他们不像其他的记者问个不停,相反有些沉默寡言。但是没有人因此对他们的身份起疑心,毕竟他们是“沙亚夫将军的客人”。旅途上,因为道路崎岖汽车颠簸得很厉害,一直少言寡言的巴克里一再要求司机放慢速度。他说否则他的照相机将会散架(其实是怕引爆暗藏的炸药)。在参观完北盟作战前线之后,那两名摩洛哥“记者”被护送到位于潘杰希尔山谷的另一个北盟据点。这时北盟的首领们正在里面召开会议。入口处荷枪实弹的哨兵将这两名“记者”拒之门外。会场内坐着包括马苏德在内的几乎所有北盟高级首领。两名“记者”并不死心,苦苦哀求,说他们只是想取个角度拍张照片,不会打扰那些首领。可是他们的请求还是被拒绝了。

会议结束后,马苏德乘坐一架苏制直升机先期返回了克霍地·巴哈丁——马苏德在塔吉克边境的司令部。而那两名“记者”则搭乘第二架直升机也随后到达。作为“沙亚夫将军的客人”,他们被安排在穆罕穆德·阿里夫将军旁边的一个房间入住,成了这名北盟内务安全长官的邻居。

## 都是麻痹惹的祸

其实,马苏德本人平素很喜欢在自己的营地接受记者的采访,尤其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记者。只是他的部下出于安全考虑才一再阻止。塔利班方面曾污蔑“北盟与俄美等外国势力勾结,专门与穆斯林兄弟作对”。对此,马苏德深恶痛绝,因此他从不轻易放过每一个机会向世人澄清真相。这回听说两名摩洛哥记者请求采访,马苏德表示欣然接受。虽然一个“巴基斯坦的线人”曾警告过马苏德的弟弟阿哈迈德·瓦里说,“基地”组织已派出了杀手并“伪装成记者”,但阿哈迈德·瓦里当时耸了耸肩膀说:“这样的小道消息实在太多了,谁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可是身为北盟内务安全长官的阿里夫不敢掉以轻心,还是奉劝马苏德取消这次采访。马苏德

沉吟半晌说:“算了,他们只是记者罢了。”随后便定下了接受采访的时间和地点。但是,预定的采访却因故延迟,因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突然发起了对北盟的进攻,马苏德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应战。两名“记者”只得在克霍地·巴哈丁的山谷间徘徊,消磨时间,等着马苏德接见。

9月8日周六晚上,塔利班发动了新一轮猛烈进攻,让北盟军队着实吃惊不小。前线的比斯米拉·可汗将军眼瞅着自己的部队几近崩溃的边缘,担心可能熬不到天亮的时候。比斯米拉·可汗将军异常沮丧地给马苏德打了一个卫星电话,说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其实比斯米拉·可汗将军是那种打起仗来就不要命的人。他跟随马苏德已经整整22年。在电话里,马苏德鼓励可汗将军振作起来,并提出了一些作战部署的建议。后来,马苏

烈的交战中,可汗将军的军队渐渐扭转了局势占得上风。当副官把两名“记者”带进房间的时候,马苏德正在打电话。他一手拿着听筒,另一只手和“记者”握手。除了这两名所谓的摩洛哥“记者”之外,现场还有第3名记者,法希姆·达什蒂,潘杰希尔人,正在制作一部关于游击队英雄的记录片。他把他自己的摄像机和录音设备放在房间的后面。

马苏德首先为他迟迟没能接受采访表示道歉。达赫曼纳和艾尔瓦尔连忙说:“哪里哪里,能够见到您这位传奇领袖实在是莫大荣幸。”一边说着,一边恭敬地递上“伦敦伊斯兰观察中心”为他们开出的介绍信,在信的末尾写着“愿安拉保佑您”。

马苏德坐在一张大椅子上,面带微笑。他脱下了那顶标志性的阿富汗圆帽,亲自给每人倒了一杯绿茶之后,问两名“记者”:“在



德回到了司令部,接见了在他的一位老朋友、北盟驻印度大使克哈里里,直到凌晨4点,才各自就寝。他不知道,这已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酣睡。

## 致命采访

9月9日,克霍地·巴哈丁的天气异常晴好。一大早,两名“记者”得知他们可以在当天对马苏德进行采访,早早作好了准备。艾尔瓦尔把电池包牢牢地系在腰上,因为里面压根不是什么电池,而是炸弹。采访被安排在北盟安全主管阿里夫所住房间隔壁进行。这天早上,马苏德和平常吃的没什么两样:面包、奶酪、杏仁。早餐的时候他收到了前方官兵传来的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在激

塔利班的领地,你们有何收获?”达赫曼纳尽量让自己显得很放松。他回答道:那里的百姓好像很不快乐,喀布尔到处都是“基地”分子。他还谎称在塔利班那边奥马尔拒绝了他们的采访要求,因为在穆斯林法律里,电视是非法的。

听到这话,马苏德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这是他最后的微笑。摄影“记者”艾尔瓦尔神情冷漠地在房间中央平静地摆弄着他的摄影装备,先是调低了他的三脚架,随即又移走了相机和马苏德之间的小桌。几个小时之前还与马苏德彻夜长谈的北盟驻印度大使克哈里里就坐在马苏德右手边的一张长椅上充当翻译。事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马苏德一开始有些紧张,“因为那个摄影师的身材太魁梧



了,为了让他进入采访状态,我还打趣说:‘这家伙究竟是摔跤手还是摄影师啊?’”

马苏德要求先看一下采访问题清单——克哈里里于是一条条地把这些用英语写下的问题翻译成波斯语。之后,这位“潘杰希尔雄狮”把脸对准摄影机,说:“你可以开始录像了。”秘书加姆西德此时悄悄地退出了房间,以避免自己被拍到镜头里去。而那位拍记录片的达什蒂由于对光线不甚满意,仍然在调整他的摄影机。

这时达赫曼纳开始提第一个问题,艾尔瓦尔则打开了他的摄影机……

## “潘杰希尔雄狮”之死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克哈里里只见一道粗大的蓝色火舌向他袭来,耳畔是“呼”的一声巨响,内心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开始大叫:“真主伟大!”随即便失去了知觉。蓝光闪现的时候,在房间后部摆弄摄影机的达什蒂惊得跳了起来,他还以为是自己的摄影机出了什么故障。片刻过后,他发现自己的全身都烧着了,手上、脚上、脸上到处都是火焰在燃烧!随即他从房间里冲了出来。秘书加姆西德闻声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眼睛里充满了惊恐。马苏德司令出事了?他不敢再想下去了。夺命狂奔的达什蒂这时回头看了一眼,刚才的房间已经面目全非,满眼都是火、烟、尘土和打碎的窗户。一股浓烈的火药味令人几乎窒息。电池包里的炸弹把摄影“记者”艾尔瓦尔的身体撕成了两半。达赫曼纳受伤相对较轻。被炸得晕头转向的他还想从现场溜掉,嘴里嘟哝着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但是警卫立即把他锁了起来。后来他试图从窗户逃走,被警卫当场击毙。

为马苏德当了12年保镖的哈吉奋不顾身冲进了火海,找到了身受重伤浑身是血的马苏德。马苏德无力地低语:“扶我起来……”从爆炸地点到直升机停放地约有4分钟的车程。警卫哈吉抱着马苏德坐在车子的后座。马苏德的头搁在他的大腿上。汽车开足了马力,向直升机飞驰而去。马苏德还在呼吸,但是呼吸越来越弱,血如泉涌。同一时刻,前线比斯米拉·可汗将军的士兵们已经为马苏德和他的随从准

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只等着他采访结束。但是谁也没来,也没人打电话来解释。可汗将军拿起他的卫星电话一次又一次拨打马苏德营地的号码,无人接听。

直升机起飞了。但警卫哈吉知道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此时,身负重伤的大使克哈里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事后他回忆说:“每个人都安静。”惟一的聲音是直升机旋翼的轰鸣声。

10分钟之后,他们被送往塔吉克斯坦一家医院。马苏德此时已经不需要治疗了。两块炸弹碎片已经刺穿了他的心脏。他的尸体停放在手术室的桌子上,身上盖着一层白布。这时医生走了过来对秘书加姆西德说:“太晚了,我们无能为力。”加姆西德听了这话,立刻就晕了过去。醒来之后他号啕大哭。

最后,马苏德的7名助手全部赶到了医院。简短讨论一番之后,他们约定不把马苏德的死讯对外宣布。因为消息一经传出,必然会造成处于劣势的北盟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一旦人心涣散,塔利班的部队很快就可以把他们全面击垮。

当夜幕降临,马苏德的尸体被偷偷运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镇,藏在当地停尸房的地下冷库里。他们放出风声,马苏德没有死,只是受了些轻伤而已。就这样,马苏德遇刺好几天,他的死讯也没有走漏半点风声。不光是战场上的北盟司令官们,就连马苏德的家人也被蒙在鼓里。此时,在潘杰希尔山谷的战场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对马苏德余部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在塔利班一边的阵地上,“马苏德已死”的传闻早已满天飞。许多塔利班士兵在战斗间歇的时候用卫星电话和步话机肆意侮辱奚落对手。他们给了反塔士兵提供了两个选择——要么投降,要么死亡。

## “9·11”改变了一切

数天之后,马苏德的尸体依然冰冻着,他的死讯仍未泄露出去,北方联盟的士兵也还在拼死抵抗——但是,世界此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9·11”事件刚刚发生不久,北方联盟的领导人就立刻意识到他们也许将有一个新的结盟者——报复心切的“山姆大叔”加入。塔利班士兵大概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进攻突然停止了,开始转入防御状态。在随后的日子里,塔利班卫星电话和步话机中宣传的内容也全变了。塔利班的指挥官开始呼唤他们的敌人——北盟士兵齐心协力,共同抵御来自外国的侵略。

“9·11”之后没几天,一架从北方飞来的暗绿色直升机出现在潘杰希尔山谷上空。直升机上坐着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官员。多年来美国对马苏德提出的干掉本·拉登,向北盟提供武器、资金和物资的请求都不置可否。可是这回,美国却主动把这些统统送上了门,并要求北盟协助。CIA不得不承认此前他们错失了太多干掉本·拉登的机会。而北盟内部的勾心斗角一直没有停止过,此时要和外国人合作更是心存疑虑。但只是在短短几天之后,几位反塔联盟高层官员终于回心转意,同意和CIA完全合作。“为什么不呢?这就好像是天上突然掉下大馅饼一样。”他们说。

马苏德的尸体也终于从秘密冰库中搬出,被埋葬在阿富汗一座高山的山顶之上,那天是2001年9月15日。☆

(责编/牛俊峰)



6月14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头,两名阿富汗男子坐在阿富汗前反塔北方联盟领导人马苏德的巨幅画像下。2001年9月马苏德遇刺身亡后,他的各种画像遍布喀布尔的大街小巷。